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七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朱依昊

編修<sub>臣</sub>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sub>臣</sub>毛鳳儀

謄錄監生<sub>臣</sub>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宗室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服膺之

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頰弁角  
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  
毗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  
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  
東寇起孑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  
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  
權故基祚搖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隔  
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郵城武若任國關防

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待賊託孤寄命本根淺弱龜  
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塗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  
地永嘉之後禍變尤作自相屠刈過於血仇離石嘯亂  
區域太擾羌胡紛起王制剝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  
大命重集于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蹙  
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險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  
鎮督之于後劉蕭二明昏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  
枝幹都盡枯朽兀然股肱悉除但存冑領險慝之人以

為利姦雄之臣以為福故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  
理反人道污禮義傷風教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  
乎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  
斧鉞徃討崑廊謨謀書勲鼎旂流於史牒者同姓近屬  
實繁有徒臣聞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  
六逆其一曰疎間親夫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基憑固天寶保定長發其祥  
鞞鞞杕華既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

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達于四方者矣至于爵德官才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歎疑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要敢僭論焉

方平又論曰臣聞周之五等分土繼世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嫡選庶兄亡弟及故子孫傳祚與王家始終其支子為群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逮乎世代已遠服屬且疎則名以其祖之所居官或封邑或字或諡因以為教以綴親別本而各任其國為卿大夫

士馬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王侯世及無嫡則絕後武帝復使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為列侯而王國之嗣無不侯矣其宗室同姓肺腑之親入居卿相出為牧守中外遞處惟才是用故諸劉繁衍彌漫乎天下曹氏裁制藩戚最為無道至于隔其兄弟吉凶之間禁其婚媾慶弔之禮上不得預朝覲下不得交人事離恩絕義斷棄天常能者被拘才者不試故曹植自比圜牢之養物求一效死之地而不得氣類乖疎公族翦弱故司馬



氏乘間而起如襲虛邑焉南北之際晉宋之事尹正王  
府督領藩鎮兵戍之地險要之都必命宗枝分居岳牧  
爰及隋唐未之替也我國家祥符之前皇親尚出臨郡  
後絕外授初無他釁且天下一統承平治寧藩郡之勢  
制如臂指不比江左隋唐都督節察輒千里百城事權  
之大也又何忌焉蓋以其驕貴放恣鮮遵軌度罔自抑  
畏不知小人之依故朝廷推示大公為百姓計上全親  
親之義下為元元之福爾且國家基圖安固源流深長

古者族食世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支百世  
行大蕃昌有藝文如向歆材畧如臯勉又可以勿用乎  
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上  
下尊卑莫不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伯之弟鍼出  
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于  
晉故謂之出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  
武參布宗室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  
者歟彼夫執事內外之臣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又

豈生而知之蓋習之則至矣臣愚以謂諸皇宗天戚有能修整端良者宜稍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同並進親疎雜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為州郡別駕漢之藩國衆務由於內史誠約漢唐之制漸用而叙進之選量上下律之以法宜其才用能否志行僻正可得而著見矣則又察其謹良莊慎者以備王室爪牙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兄弟誠使盤維之固豈非廟社之休乎

方平又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禮今諸宮院講說教授之官實古師友

之地且天枝帝胄習見貴驕生於深宮之中長乎婦人  
之手甫出就傅性習之始朝廷當為慎擇道德之老經  
術之儒莊介堅質之人純重規矩之士俾正言日入於  
其耳善道薰襲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為令名嚴畏之為  
吉德奮勵之以樂善則有榮賞福祥之事誠懼之以趨  
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  
薦請即為除授凡選人充職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  
初仕輕薄少年率僥倖以自媒為進宦之捷徑以備優

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為夫食茶蓼者不知薺甘居羸博者必為齊言紺緹隨染薰猶易器況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

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局網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院講說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修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堂為之學館凡宮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旌之則其不率教者

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雖居象魏之間洋然  
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故為國以禮動人以身  
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  
上靡德音下修志業四方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  
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縣縣萑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  
化之徵邦家之光也

英宗治平二年侍御史趙瞻上奏曰臣伏聞別嫌明微  
者禮之大經並后匹嫡者事之深戒商周庶子外為藩



屏漢魏諸王出就封國此所以尊儲貳之定分著宗室  
之大法不使寵愛之私窺圖之計得以萌心也竊見皇  
子三位興造大備歲荒夏疫作已為譏况宮制院名居  
非其所雖人子性行自隆友悌而國家禮法貴示降差  
並列東宮恐乖古典昔唐太宗移太子承乾之第魏王  
泰居于武德殿魏文正諫之以為太逼東宮太宗遽然  
省悟遣還外第然以一存此意終致後患故爭常起於  
所軋而禍常生於所忽歷觀前代聖君賢父率亦不能

盡斯亂原惟陛下精察熟慮使安其所下此議于儒臣  
俾援証于典禮庶乎朝廷陵僭之疑一定而於骨肉孝  
悌之意愈深焉至如宮邸之制過麗則侈心生工徒之  
役違時則乖氣應因茲垂卹一切漸罷實為天下之幸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聞以疏而謀  
親者忠蔽於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闊惟推心  
於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  
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然詞畧則在理難悉

語深則於事非便輒陳梗槩惟陛下思之臣獨念古先哲王總攬天下其臨斷萬務則罔或不周及於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牽於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第二子開國東陽位與穎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閣封王具存故事又其天資信厚久矣聖訓友于雍睦固異於人臣猶恐異時年各長成左右使令迭生毀譽歲月浸久或有可念夫有始卒蓋聖人難之陛下學通古今當為萬世垂法臣謂宜及顛等幼

少便為節制待顥以下恩意禮秩常與穎王差遠使有限隔無可陵之勢則社稷無疆之福昔者誕告外廷臣不敢遽獻愚瞽今輒復陳露者望陛下默留聖意

堯俞又奏曰臣伏聞應天以實而懷人以德故天不必牲玉之日告人不必金幣之戶及是以昔者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必本誠意推仁術以感會天人之心然後身享無窮之休而地有不拔之固臣實愚賤輒昧死有言惟陛下寬其妄狂憐其悃悞則不勝幸甚恭惟大行

皇帝舉天下而畀之陛下顧念恩德豈有既乎其所以累陛下者獨數女耳今大行梓宮在殯越國公主出居外邸撫存恩渥未有隆厚雜還之事聞於人者陛下癸酉赦書大行慶賚主婚李瑋例移別鎮實恐議者以為歉然伏料陛下以因山有期所未遑暇然龐鴻之澤漸霑皇族此臣所以妄狂以進其悃愫者也望陛下念先帝素意所向之深者務為周旋願遇內盡陛下懇懇之懷飾以恩意寵光外副海內顒顒之望則天必降監顧

謾盡慶雲景星不足以爲陛下之福人必悲傷感歎極  
肌膚骨髓不足以藏陛下之仁臣非附下罔上者不敢  
與李瑋爲池直舉一端冀陛下易察耳乞毋出臣章惟  
陛下留神采擇

翰林學士王珪等奏今月某日中書批送到門下侍郎  
兼兵部尚書同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  
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

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  
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  
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  
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恩慎  
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考古約  
禮因宜稱情使有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  
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  
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

其當以時施行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呈奉聖旨候過仁宗皇帝大祥別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與兩制待制已上同共詳定聞奏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



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謂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能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

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  
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  
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  
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  
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  
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臣等謹議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論濮王稱親未當狀曰臣伏聞手

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慎重之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為安羣口紛紜不勝嗟憤臣等竊議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盖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為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構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之時尚為有司所

奏為人後者為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為未有却令大宗  
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為親也錯亂禮法失其本意  
若欲以濮王為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為母於皇太后豈  
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為之子故先帝遺  
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  
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  
下繼體之義不一況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願託  
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近臣之謀遂忘而

弗願陷兩宮於有過之地使四方夷狄惑先帝之遺詔  
疑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心為忠憤不正之氣可  
不痛哉萬一敵國姦民有以先帝遺詔為問則執政之  
臣其將何辭以對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臣等待罪  
于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跣蹻未敢承命者以此之  
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  
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  
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預耳目之臣哉臣等

之心有死無二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純仁又乞定濮安懿王稱號狀曰臣近到闕下伏聞兩制等已依典禮議定濮安懿王稱號封爵却因政府議論不同且令權罷中外人心疑惑未已伏緣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之子至於遷官封爵悉用皇子故事問安侍膳孝德已彰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為仁宗之子故億兆欣戴一無間言子子孫孫長享天命此則與前代出繼之主事體不同故於本宗難加殊

禮況濮王自有封國繼嗣蕃昌今若改封大邦世世傳  
襲夾輔帝室永垂鴻名則於濮王之尊不為不盛於陛  
下之報不為不深伏望聖慈斷以大公特降詔旨恭依  
兩制所議如此則上合天心下服民望杜諂諛希合之  
言為萬世不易之法

純仁又上狀曰臣近曾上殿進劄子言乞依兩制議定  
濮王封爵稱號事早降詔旨及面有奏陳皆蒙聖意開  
納至今已踰旬日未蒙別降指揮近風聞有臣寮建議

欲尊濮王以殊號者朝論相傳未知實有臣夙夕思念萬一有執政大臣造作此議致陛下聖意難於可否故臣不避再三之黷須至奏陳惟望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伏以仁宗皇帝當康盛之年立陛下為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者是皆欲陛下繼體承祧一意大統報德述事傳於無窮陛下自為皇子則問安侍膳純孝已彰即位以來烝烝不怠謳歌欣戴夷夏帖然但臣下不明陛下之心故率然建為此議



殊不思若加濮王以殊號則致天下疑陛下以懷報私親為重以傳授大統為輕事不兩兼理之然矣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皇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當聖政惟新之際豈宜失天下之心如此況今二三宰執皆是先帝舊臣計其贊先帝立陛下之時必不肯為今日之議但以有保身之計故不暇深慮事機阿旨遂非一至于此豈願事行之後虧損聖猷貽譏今古雖悔何逮臣竊見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書其事甚明陛下神聖博

學必亦覽之詳矣足以度先帝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雖先帝聖德廣大非魏主之可同在其愛子之心必不相遠如陛下以宗廟重事議論未同聖衷難於獨斷則望降臣此奏付中書門下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寮同定聞奏如此則自然公理可見是非可決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議昭示今古不以邪說諛論侵紊典禮

純仁又上狀曰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兩制所議加

濮王封爵典禮以安中外之心未蒙聖慈開允蓋以臣  
愚見兩制所議已合至公今若尚更遲留不惟濮王追  
崇之典有闕亦恐增長觀望希合之意導惑聖聽虧損  
大猷臣不敢遠引古義止以漢事言之如宣帝因霍氏  
所立又是昭帝旁孫昭穆之間自當有考尚以其有為  
人後之議終為魏詔所非況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事體  
與宣帝全然不同難取而行理亦明矣以近臣各有董  
宏不正之言將致聖明之朝亦有哀帝之失故臣雖微

賤寧不為陛下惜之陛下若以臣言為可采即望更令兩府大臣及未曾經議兩制臣僚同定奏聞施行若以臣言為妄謬不足取聽則乞下臣前奏付有司議罪重行貶責亦使臣引罪知非雖死無恨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神宗熙寧二年知制誥楊繪上奏曰臣竊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堯今考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之親不為少矣而堯所

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之異也服紀者其禮之用  
乎恩生於情者也恩之以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  
盖明乎親之不可以無盡也族盡於九法陽之極數也  
服盡於五法五行之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則同其  
所自出者忍儕於路人乎如是復為大宗小宗之法以  
維之為大宗者百世不遷也為小宗者五世則遷也周  
雅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堯以來訖于周親睦  
九族之制盖殫此矣有天下者曷不欲遠尊其祖然而

統之以太祖之廟而不毀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為祧去祧而為壇去壇而為墀去墀而為鬼蓋亦明乎親之不可以為無盡也臣謹案春秋魯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蓋以桓僖之廟宜毀而不毀故天以火災戒之也伏覩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已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

尊族或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而自唐明皇而後世崇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故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衆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紀之禮廣采衆議裁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

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

六年知太常禮院黃履乞特燕宗室以齒奏議曰臣聞常棣之詩曰儉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蓋言安寧之時有禮有儀然後能不失親族之心也伐木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籩豆有饒兄弟無遠蓋言以禮者誠每有隆而無殺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蓋言燕之以齒而孝悌之



道達矣臣伏覩陛下之於宗室以爵貴之以祿富之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忠孝仁義成之可謂得親叙之道矣至於與群臣同戚休而有暇乎飲食燕樂則亦未嘗不使之與也然而特燕以齒猶未之講恭惟萬機之暇誠一行之以為太平盛事蓋亦美矣

元豐元年知宗正丞趙彥若上奏曰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及熙寧初始命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

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衆多當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恩建白所職請廣選舉以協隨時之義少佐當宁勤求之意而牽常抱俗取過目前則素飡竊位於何塞責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肱皆為舉首雖復繼周而下去古已久未可以諭當世然取其稍近古今者或可施行令宗正寺侍祠之外

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在於聖時竊恐臣之本職  
有所未稱謂宜具為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  
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  
數頗示優異著為格令俾其競勸賢戚並用紀綱四方  
何獨棫樸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  
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  
裁損必無舛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為  
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

者不可同日語也

哲宗元祐元年左司諫王巖叟上奏曰臣竊聞日近宗室火災熾大延及至廣顛沛倉皇不知所舍寓於佛寺暴露庭廡一無壅蔽都人觀望虧損事體極不為便料聖恩已加存撫不待臣言然臣聞聽所得思慮所及不敢遂默此誠陛下所當留念伏望睿慈嚴勅有司速尋可居之地早令安處以昭陛下救災恤難篤於宗族之仁心以示陛下禁非防邪護惜國家之大體

嚴叟又奏曰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為災憂勞惻怛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今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敢不極盡思慮冀補萬分惟陛下察其愚而憐其志幸甚

王者之道以篤親親隆仁愛為先也臣聞宗室不係賜名授官孤遺之家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落之憂京師士民無不傷之皆言雖為疎遠終是祖宗苗裔國家於事

體合有處置不當便若路人視而不恤聞昨因人  
言已送禮部立法今將半年不見了當惇獨困窮  
勢何可待臣謂此事若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  
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  
執政速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  
室之美

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絕固無足哀然世之仁人  
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不忍不言

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宗室遂除其籍至武帝  
元光二年復七國宗室絕屬者歷代以為漢武之  
美今天下皆曰世居之惡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  
及陛下猶能復七國之籍使上屬於宗室臣以謂  
緣世居絕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庶幾一開幽鬱  
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

三年起居舍人彭汝礪奏曰臣十二月論石有隣與宗  
室議婚事後所聞益衆乃知上下安於此久矣而臣亦

惑之不敢復致論體問宗正司條制雖言袒免親不得與非士族之家為婚然不知如何遂為士族又不得與諸司出職工商雜類進納惡逆為婚之文止絕於總麻親以上則皆容袒免親與工商進納雜類為婚矣以進納者為無礙則雖惡逆者亦可也臣伏思積厚者流長源遠者澤厚盖以其有所自也天子之所親推而上之至於七世而不忘則推而下至於所遠亦不可以不稱也今宗室雖係袒免然皆出祖宗而同繫於國體而使



污穢荒遠皆得以貨取似非所以為祖宗光榮也今士大夫之族議親非以德望則猶以門閥或匪其耦則一族以為羞焉況於人君哉夫豪商大賈以財雄於鄉今輸金至三千及五千緡入為助教監簿而竊士族之名又捐數千緡求為宮親而遂得列於官戶竊寵壺國依威陵弱豈止為國辱哉臣今欲乞詳定袒免婚姻條貫惟陛下念之

七年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蘇軾上奏曰臣聞之詩曰懷

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  
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  
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  
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  
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  
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  
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  
下共之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

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  
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令時事親  
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更事通敏文采俊  
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  
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  
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已蒙試  
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  
以賢業以風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

金史卷之四十七  
卷七十七  
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哲宗時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奏曰臣伏見手詔推求太祖皇帝諸孫屬近行尊者立以為王以光大成功偉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無已舉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處猶有未諭恭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雖為兄弟用後譬猶商及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祀澤厚流光舉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

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  
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無嗣則有求其子孫  
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比同議又諸侯不得祖  
天子今封王當自為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  
臣以謂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  
邳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文王造  
周為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敢與並漢明帝亦曰  
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而明帝

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世也崇厚始祖之子常必異於  
繼體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  
此二國之後世世不降其爵與周漢等盛宗廟祭祀使  
之在位則藝祖巍巍之慶陛下蒸蒸之孝無不休顯著  
明矣臣以愚戇待罪禮官知陛下推崇藝祖願聖慮超  
越非群臣所及猶願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講說為  
萬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戰栗之  
至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論宗景以妾為妻上奏曰臣風聞有旨判宗司濟陽郡王宗景妻亡立侍姬楊氏為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為妻在卑者必以為尊在幼者必以為長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在人情亦有未安兼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不許為親楊氏起於卑微若為正室未審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昔齊桓

公霸者耳葵丘之會盟誓之戒猶曰毋以妾為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迺爾傳之天下書之典策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睿旨降赴有司考求禮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甚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跡則瑕皆可指故聖人泯跡於未形之際物皆可入則親者離矣瑕皆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理雖甚疎遠者



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察耶臣訪聞  
蔡王指使列況告鄧鐸者有不順之語浸淫恐行及蔡  
王矣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驚悸不自持  
豈有孝治之世太平之時迺容小人銜私怨逞不軌謀  
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焚廩浚井其逆心  
已明矣擁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藏怒  
宿怨卒封之有庠而富貴之唯恐不得象之心也至魏  
文帝褊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煮豆燃萁相

煎何太急之語為天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  
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之義有墳窆之和有  
友于之樂故孔子有以不間父母昆弟之言為孝蓋親  
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  
磨滅陛下得天下天人之歸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  
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  
不為恤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  
泯矣思意渥縟觀陛下之情已不失兄弟之歡矣與夫

區區未能忘天下操以自狹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隙而忘大舜親愛之道豈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勿形案牘箠楚之下何求弗得一有浸淫旁及蔡王之語不識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畧治所告之人粗見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以示天倫之愛雖天下莫之奪也雖善為間言莫

之離也儻形案牘有瑕可指一入胷次終身不忘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況兄弟乎迹不可泯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蔡王萬一蒙犯霧露之毒神考在天之靈豈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至德要道足以風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伏望陛下敦而勉之

宣和二年知太宗正寺丞仲渙上奏曰臣伏覩方今宗室蕃衍陛下親叙族屬教養作成于茲有年才能並出咸拭目以幸千載之遇然混於常例格於銓選有志於事業者不為不多若不特加旌別無以昭示激勸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子有文行才術名實顯著者許本司具以名聞斷自淵衷不次陞擢庶使人人奮勵以副樂育之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用宗子奏曰匹夫角力壯羸不

等則壯者必勝使一羸而當一壯則勝負未可知也又況於羸者之多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為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為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為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同時而封者五十人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為私後世不以為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芘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遐

裔之強既與吾為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圖所以糾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為吾援壯羸異勢其何以濟此遐裔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敵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東都者席卷而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遐方下國又皆疎屬卑秩不近畿甸幸而獲免亦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引還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屬尊而官高聞望素著者

俾領方面或處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將有如漢之河間東平者出敵人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肆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敵人貴親多以近親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



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敵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為敵人之所窺測也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英才輩出雖未嘗大用無赫赫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為無人矣不幸遭值寇攘往往懼害流離殊邦凋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乂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

又宜如何也區區管見惟陛下深念之

章誼上奏曰臣竊謂宗室子弟方此艱難之時其恤之不可以不厚然率之亦不可以無法今宗室有官無官之家自渡江以來散處州郡其寓居越州者為尤多目今已及一千二百餘人而來者猶未已也頗聞所隸無宗屬而仰給於州縣所居無室廬而雜處於民伍其放縱不自愛者往往兼容庶姓而冒一時之餽廩疎戚不相知官府不敢詰殆非陛下博叙之意也今朝廷宗正

職事見領於太常寺若置一丞以領宗司之事擇一官  
府寺觀以為宗子居止之地於宗子之間推一嚴能脩  
潔之士以糾正偽冒之弊然後時其請給使無流落之  
歎籍其長幼使有本支之辨事從簡易無大費耗況南  
外西外兩處宗司皆以不廢獨此輦轂之下又安可無  
總率之人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措置施行

知紹興府張守乞安養宗室奏曰臣伏見自陛下巡幸  
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恤指揮所得請給或

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做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擬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養宗子錢

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  
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乞下有司討論條  
制詳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  
為非仰稱陛下敦叙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覩  
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

孝宗淳熙七年禮部尚書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謂事有  
所該者廣而涉於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  
姦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而已乘

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為害於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劾  
大宗正司人吏劉景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覓善滑錢物  
觀之概可見矣大抵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  
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以來日益蕃衍於是稍許其  
補外至哲宗始因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別祖無服  
親若非連名許用本字勢使之然非固略也至于今又  
八十餘年矣宗支愈盛往往散居四方必欲驟改宜夏  
夏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之

限滿無立名公據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  
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  
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  
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部者轉  
而為先次參部不許赴任者轉而為未放請給今又歲  
餘遷延如故祇如臨安近在輦轂為通判者善仁也為  
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焉況遠外者乎臣  
謂宗室之有官者告勅印紙一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

未嘗同也今捨其平生付身而憑宗正吏一紙之公據  
輕重蓋相遠矣臣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具三  
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為可用而宗正寺則以為不可  
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宮何人位何  
人同名然則雖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耶臣愚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參部及赴任之人不候立名  
公據且依舊法却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  
當之字須令大宗正司宗正寺分明檢照聲說與三祖



下某王宮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重疊庶幾稍  
扼吏姦仰副陛下睦族之本意

光宗時蔡戡上奏曰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  
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為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為  
名卿才大夫大者制禮作樂躋時太平小者勲在王室  
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良有以也在漢則  
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沛獻之謹節東平之好善在唐  
則有孝恭却敵之功道宗方面之畧勉石之事業白賀

之文章顯顯為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為長久豈非得周家強本支之道而然歟暨我國家源深流長子孫蕃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其惇叙之道教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群者不得施用終亦汨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爭效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為監司守臣內而為侍從卿監蓋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立事建功垂

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  
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處以員  
外之任故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  
進士之科特與庶姓異蓋繇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  
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  
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所當然而於  
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  
寧法行之初宗室子弟去宮掖而親州縣之勞捨膏粱

而為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  
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  
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攻苦食淡與寒士角  
其間種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為無人然而人情易怠  
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  
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  
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塗唯人懷自棄之心蓋有  
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固不

可革不若設為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者許其  
自陳試賦於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禮闈則用庶姓  
之法在選中者以師儒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  
之不可與進士異有華國之文則使居臺閣之職有經  
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限其所到之地庶幾真  
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  
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強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理宗時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

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訪聞宗室所生之母於禮法不得祔葬凡有亡沒權殯僧舍遠或十餘載近亦五七年其子雖享高位重祿止為無歸祔之法往往遂忘其親不舉以葬於母子之恩義則衰薄在朝廷之風化則虧損夫禮緣情而制法因禮而成養育劬勞理當報德尊卑輕重事亦從宜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詳議許令祔葬其制度務從降殺以辨嫡庶之分如此則幽明之際皆得其安孝治之風所勸尤廣

元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為太宗親弟故左右司員外郎耶律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自非上聖須待學而知之



已居至貴須以名而美之夫學者規矩之至也猶卜居於莊獄之間易效於齊言猶招臂於邱陵之上凝眸而遠見故充公之殆於庶幾由語之而不惰秦伯之違其良士徒後悔而噬臍也夫名者榮身之極也雖齊紈蜀錦未足以商其麗雖芝蘭玉樹不足以齊其香故巢許者箕穎之賤夫揭六合而播譽操懿者漢魏之宰相縱小人而亦憎也是知流波不息可致於大洋之中積善素多大勝於尊榮之職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之謂也方今宗室貴人幸生聖世有好學而不厭者亦有輕學而弗嗜者臣固知堯舜率天下以仁而遐陬尚且從之況於金枝玉葉親聆警欵之音鳳閣龍樓密邇雍熙之化嚮風從教如琢瓊瑤但以宗族止貴於宗親非若師友輔成乎德業也今國家既立宗正府又立國子學蓋欲申邦憲以公滅私崇德化以文飾質然其宗室罕篤於學或月誦而年閒或春集而秋散以馳馬試劍為至樂以援弓射

鴻為常事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能有生者矣雨露息  
之斧斤伐之未有能萌者矣臣但惜其已貴而不慕榮  
名則惑之甚焉且宗室之右族非寒門之同例欲希賢  
聖有易有難就居移氣養移體而論之似亦或難就貧  
無怨富無驕而論之富者寔易所以易者專於道義而  
無飢窘之憂行未半於寒士而獲無窮之譽故也古人  
有言曰千里之步始於足下九仞之山起於一簣言在  
乎為之熟之而已矣迹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太倉精粒為之食御局綾錦為之衣左庫之錢供其  
費用下民之力給其役使夏不知暑冬不知寒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頤指氣使而左右趨風叱  
咤撓訶而鬼神驚懼視公侯之爵輕若纖塵俯望重之  
賢皆出已下有酒如澗有肉如陵目厭於姬姜之艷耳  
喧於絲竹之聲真兜率之天人蓬萊之仙子處貴而不  
自知其貴宣驕而不自覺其驕自中人以下鮮有弗移  
其性者也若以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聖躬居萬乘之尊

宗戚備極榮之位俾居藩鎮俾守邊疆設有微愆或干國典陛下將如之何哉寘于法則傷恩原其罪則廢法故不如自其年之幼也嚴師以訓之及其過之未也屈情而學之乃可復本來之性天垂榮名於後世矣不求名而名自隨之者上也知名之美而學以求之者次也勸之以次而達之於上者古今之通理也伏望陛下尊宗室以學問激宗室以榮名嚴宗室之師重宗室之友庶使貴人之志各懷希聖之明心無令博士之流謾作

在公之虛號若然則東平最樂克廣于今河間道術不能專美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聖神秉錄公天下以為心宗室乘時畏彛章而守正大安小帖邇順遐歸非唯欲下之誠服蓋亦守邦之常理故爵祿之設所以加於賢能非但用及於其親以榮之也刑罰之立所以施於有罪非可或私於其親以釋之也昔舜誅四凶而封象於有庠之國天下不以為偏黨者蓋四凶之害已及於天下而象

未嘗害天下故惡惡之心愛弟之道兩盡而無失也周公誅管蔡而歌常棣於兄弟之宴天下不以為損德者蓋管蔡雖親圖危於社稷而於族莫不蹈道故憂公之理樂私之情並行而不悖也是以賞罰明而令行令行而事理事理而民安民安而國安國安而宗室亦獲安矣今國家內族星布外戚雲分皆獲食邑而不預大權皆仰皇猷而各安常分漢唐以來未有之也猶闕防之道焉宗正府中已備其員之尊卑未申厥憲之輕重

欲從輕議則似虧大正之猷亦從常倫則又失議親之道向不為之立法其何以行之哉夫人之生也戴天履地呼陰吸陽自非智愚之不移中人之上下大抵相似處富貴之盛者即有昂昂之風在貧賤之困者咸秉謙謙之志果其性有異乎非也其居使之然也況乎以天潢之派挾象闕之尊接步武於烟霄聯芳馨於桂籍者哉其或卑職下方之士窮閭阨巷之人睚眦之間承接之際偶相干犯難以為敵有苦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下



民哀怨上達乎天寧可不懼之哉此皆非國家之所恣  
但宗室挾貴而然也萬一天聽側聞則將怒其干紀亂  
常而加之以厚罰矣或流於遠方或貶於重役能不失  
親親之恩哉故與其有罪而加之以刑不若先禁之之為  
愈也與其厚罰以禁之不若申明典憲以絕其苟免之  
心而令全德之為愈也方今貴族上畏天威各循繩墨  
無敢妄行臣但恐儻蒙此事有黷皇明故云然也漢世  
祖時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賜宣錢三十萬且光武寧不知主之貴而令之賤哉所以然者為天下計也伏望陛下大昭離日丕出綸言凡宗室府內所設官員選宗族之有德望者而為之不得已則銓擇朝野之賢能以充之不宜但拘宗族之內以備員也凡貴戚之在京城者有罪則宗正府治之自有常典凡貴戚之在外方者有罪則郡縣達文于宗正府宗正府差官治之凡貴戚之罪據周

禮八議比庶人宜降幾等立條例以明示天下凡貴戚之有罪者不宜令卒徒廝役得以詈辱之凡諸王公主投下人戶皆庶人之類自有常制委所在臨民官治之可也若又從臣先所謂訓宗室之說則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永永維清矣

順帝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雅克特古斯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

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諭之常人有一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

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七